

津浦北線血戰記



津浦北綫血戰記

戚克家 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

津浦北綫血戰記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臧克家

發行者 生活書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北路五十號

重慶：武庫街二十一號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西安：長沙 成都 梧州

桂林 貴陽 昆明 蘭州

宜昌 萬縣 衡陽 六安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漢)

序言

我寫這本小書，沒有一點別的念頭，除了想把個人在前方眼看耳聞的一些驚心動魄的血的事實向大家來個忠實的報告。有幾段是談戰局經過的實況，有幾段是戰場慘狀的素描，此外，一些零星有關抗戰的材料我也很珍重審慎的把它穿插起來作為枝葉呈獻給親愛的讀者，叫置身後方的同胞們讀罷它，掩起書本來，默想一下敵人的凶狠，劫後的殘灰，無家可歸的災民的慘狀以及前綫上士兵們英武敢死的精神，而悲憤交集，熱血澎湃，來一個深切的自省。如果叫不起這樣的反應，那便是我失敗了。

一個勝利的消息傳到後方，大家都鼓舞歡騰，不知爭取這個勝利，得多少

血，多少肉！單憑想像是不行的，想像填進事實的模型永沒有個恰巧，戰地給人一個新東西看，而且會使一切人心地放寬，精神健強，希望年青體壯的朋友們到那裏去。

本來打算到臨沂去訪張軍長探詢臨沂血戰的經過，終以道途阻隔不能如願，心下很悵悵，因為臨沂的血戰是初次勝利的火花，台兒莊的血戰是勝利的火把，它將繼續着燃燒，——燃燒遍所有的失地。

這本小書的完成，可以說是全憑大家的助力。感謝李司長官，白崇禧將軍，不但予以多方便利並于軍事倥傯中爲長篇題句，使它分外生色。黃師長于七十里外專人送來題句，繪圖，照像，這熱情使我感激。此外，三十一師戰地服務團的諸同志，以及林處長，李副官，于祕書，張參議，閻站長，掃蕩報社張先生均曾給我許多助力，初次結識的青年朋友王文彬借給我一個獨院，使我

僻閉門謝客，于六七日內把這個小冊子趕就，均在此敬致我的謝意。

四月十七日小屋燭光下。

目次

序言

- 一 津浦北綫會戰的意義……………一
- 二 徐州現況……………五
- 三 李白兩將軍親赴前方……………一〇
 李司令長官戰地照片及題辭
 白將軍照片及題字
- 四 弔台兒莊……………三三
 戰地影片
- 五 徒步韓佛寺訪池師長……………二七

池師長照片

六 屈處長談台兒莊血戰經過……………三三三

台兒莊抗戰地圖

七 民族解放的先鋒隊——卅一師戰地服務團……………四六

八 小燈照人作夜譚……………三〇

九 再弔台兒莊……………五六

戰地影片

一〇 隆隆炮聲中走馬訪孫總司令黃張兩師長……………七一

孫總司令照片

黃師長照片及題辭

一一 何參謀按地圖縱談全盤戰局……………七九

一二 夕陽馬上聽士兵抗戰閒話……………八七

一三 三弔台兒莊……………九二

戰地影片

一四 告別司令長官……………九八

死屍袋裏的情侶

一五 詩之尾聲……………一〇五

附：

一 五十九軍官長談臨沂殲敵……………一〇九

二 追述臨沂大血戰……………一一四

一 津浦北綫會戰的意義

這次津浦北綫的大會戰，對於全盤戰局，有着重大的決定性。勝利與敗挫，關係着中華民族的死滅和新生。去歲年尾敵下南京後，他第二步的棋眼就是徐州。這意義很鮮明，攪得徐州，打通津浦路，使華北華中連成一綫，這樣，不但在軍事的運輸上可以暢行無阻，在國際上可以博得高價的聲譽，同時製造出來的傀儡政府，也可以免去後顧之憂，進一步會戰中原，攻取武漢，予中國以致命的打擊。

南京淪陷不久，敵即憑其新勝餘威，大舉北犯。同時海軍在海州方面，企圖登陸西迫；津浦北段也策應南進，再以大兵出右翼，希圖由濟寧，荷澤直

撲商邱，以截斷隴海路，敵人的計劃，是在把徐州陷于四面楚歌中，作成囊中物。

然而，這不過是一個幻夢。敵人對我各方面估價太低，結果是錯認了『定盤星』。津浦北段，當時雖因韓復榘的不戰遠引造成了很險惡的局面，然而韓正典刑後，三路軍心大振，陣容爲之一新，這是敵人初料所不及的。津浦南段淮河血戰，五路軍做了偉大的犧牲，河水爲赤，殲敵數千，予以重創，使其終不得越雷池一步。

敵雖屢遭打擊，而野心不戢。乃以「聲西擊東」的詭計，調兵遣將于西戰場，一時，平漢綫，山西方面頓然陷入緊張。敵欲將我主力西誘，乘虛一鼓而下徐州。這一點早被看穿，我乃集重兵於津浦北綫作嚴密的防衛。

最近敵以兩師團主力，由北綫向南急進，並明令限期攻下徐州。賴我將士

偉大犧牲之精神，終于用鮮血染成了台兒莊光榮的一頁。

這一次的大會戰，完全是時勢造成的必然的結果。由于第一期抗戰血的教訓，第二期抗戰開始後，在戰略上改變了主力戰，陣地戰，而易以運動戰，游擊戰。這一次在津浦北綫我們對於這新的戰略很靈活的去運用，以必勝的決心殲滅敵人，保衛徐州。這戰略已結了勝利的果。自抗戰以來，我節節敗退，大好河山，日蹙百里，名城重鎮，多陷敵手，不但士氣沈銷，即一般國人口裏雖喊着『最後的勝利屬于我們』，而心中對於這『最後』却感到渺茫，由渺茫而失望，心頭漸漸的籠上了一層灰幕，而一般『失敗主義者』，隨着軍事上的失利而氣壯起來，乘機到處散佈空氣，造作流言，蠱惑人心，以此次抗戰為『不自量力』，必然會得到最悲慘的結果。

事實勝于雄辯，台兒莊的空前勝利，就是給『唯武器論者』『民族失敗主

義者』的一個有力的答復。一般國人由于這次的勝利，在鼓舞狂歡之餘，自信心立即堅定起來。知道敵人並不可怕，可怕的反倒是自己搖動的心理。一般士兵們也都振奮歡騰知道只要我們肯拋頭顱，洒熱血，飛機大砲算得什麼。知道我們不是只能死守還可以向敵人大舉進攻。同時，國際上的人士，也另換一付眼睛看我們。

所以，這一次津浦北綫的勝利是一付興奮劑，一注定心力，一個轉捩點，是中華民族新生的萌芽。

二 徐州現況

我們要記述津浦北段的戰爭，不能不先給徐州一個近況的素描，這是缺不得的一筆。從全面戰局上着眼，它算得是前方，單以津浦一綫來講；它便成了重要的後方了。本戰區的李司令長官坐鎮在這裏，各軍的留守處也在這裏，同時，糧秣的運輸，軍火的接濟，都要經過這裏，或直接仰給這裏。徐州是一個主腦，一個命令可以立刻達到前方使戰況變一個新樣，對於前方的指揮官和火綫上的戰士，是有着體之使臂，臂之使指的作用的。

在一月的末稍，我曾在徐州勾留過一些時日，那時候，社會的情況，人民的心理，都陷在凌亂與恐慌之中，雖然當時的前綫比現在離開得遠更遠些，因

爲韓復榘不戰而奔退，那神速，使敵人的馬隊也望塵莫及。在這樣情況之下，誰也不敢保他不會一步跨過隴海路，而陷徐州于不堪想像的地步，所以，人們的心理便動搖起來，有錢的，有力量的都離去了，商店多半上了門，在門板上貼一個紅條，上面寫一行擋人眼目的好看的字眼，有的，門半掩着，在打貨底，應付着客人。別的不必提了，襪子、牙膏……一類的日用品也都成了缺貨。旅社裏擠滿了人，都是從四方八面流亡過來的，都帶一付悲傷的面孔，在談論着，計劃着逃難的路綫和個人安全的問題。一提到抗戰的前途，大家搖搖頭，歎口氣，最後來一個會心的苦笑。一句話：兩個月以前的徐州，是籠在一團不安的氣氛裏。

這次，爲了要對津浦北綫的血戰作一個親切的觀察，四號的早晨我離去武漢趕赴徐州，以前的教訓，使我把一些零用的日常必需品，填滿了一小皮匣。

由鄭州東去的車上客人很擁擠，一直到達目的地，車廂中始終沒有空隙，對於這現象，私心裏說不出的慰安與欣喜。去年十二月底由西安來徐州時，車一過鄭州，人，秋葉似的漸漸的凋零了。他們是一羣候鳥，都不肯到這危險的地帶來棲息。車快到達時，除了有任務的一些軍人外，便衣乘客簡直不容易找到幾個，使人禁不住發生一種零落與孤危的感覺。

這次重來，徐州給了我一個新的姿態，出乎意外的。市面很繁榮，商店都大開着門，門口不斷的吞吐着人羣。新的貨物在木架上，在玻璃窗中向着人投媚眼，而價目比武漢來得更便宜，旅舍裏人照樣是擠，大都是有任務的，各軍留守辦事處的人員，或者是各省的游擊隊負責人來領餉械，好轉回去打擊敵人。此外，中外名記者來『徐州觀戰』的也都在旅館中開一口房間，接見關係方面的人，採訪新聞，當他們去前方時，這個房間，還是『虛牀以待』，水牌上仍

然留着一個白字的名子。

『第五戰區民衆動員委員會』在積極的作各種活動。傷兵的慰勞，血衣的滌洗，這些當急之務，他們都已做過。同時還在『運河站』成立了臨時傷兵醫院。從那兒把一批一批爲國受創的戰士運轉到後方來。之外，平津同學會，青年服務團，也都深入民間，埋頭作下層工作，這苦幹的精神，已收到了不錯的效果。豐、沛、肅、礪、的人民，以強悍名于今古，在此民族生死存亡之秋，烽火照眼之際，我們拭目以觀他們偉大力量的發揚。

台兒莊勝利的光輝，燃起了全國人心的歡快，徐州，它的興奮更異乎尋常，前夜『祝捷大會』的提燈遊行，幾萬人的行列在熱烈，狂歡，燈紅，歌響中，象徵了抗戰與民族前途的光明和偉大。

後方鞏固，前方自然會穩定。將士在火綫上殺敵，後方的人員在發動民衆

做他們的後盾，軍民合力，前後方呼應靈活，才可以發揮最大的偉力去殲滅敵人。

敵機雖然常光臨，但司空見慣的鐵鳥，已不足以予人以過分的慌亂與不安了。

十天已前徐州給我的印象是平靜而嚴肅，而今隨着前綫的勝利它又轉入了緊張，興奮。

三 李白兩將軍親赴前方

到了徐州的第二天，恰恰是前方勝利消息一日數傳的時節，懷着一腔狂熱去拜會李司令長官、

「敵人很頑強，我們很抱愧的還沒把它完全殲滅呢！」

當我對他致罷敬意後，他微笑着這麼謙和的說：「火綫離這裏好遠？」

「大約有百多里地吧？」他不及回答的我又加了一句。

「沒有，沒有。」他搖了搖頭。「在清早人靜時可以隱約的聽到炮聲哩。」

我的心往下一沉。

「我們到前綫看看去好嗎？」

『好的，好的。』我欣喜有這樣一個機會。他到前方去已不止一次了。回到這兩間辦公室來，他便『運籌帷幄之中』。跑到前線去，便更直接的指揮着幾十萬大軍『決勝百里之外』。

電話的鈴聲在叫他，我便告辭了。

第二天晚上八點鐘，司令長官部有電話來。十分鐘的工夫匆匆摒擋了一切，只挾了一牀毛毯，一個小皮匣，便趕去了。

大門裏列好了三部車子，六隻眼睛，在黑暗中關開了一條條光明的路。

十幾分鐘後，三部身子載着李白兩將軍還有重要的高級參謀，副官們向前方馳去。

車，停在離×站不遠的一座很闊氣的別墅的大門前。在客廳裏會到了程司令長官，五十多歲，胖胖的一位忠實長者。他門在談論怎樣趕快把敵人殲滅，

語調很溫和，好像在談閒話。

『我們應當快一點掃蕩嶧縣四面的敵人呵，等他增援又麻煩了』。白將軍這麼說。

『請委員長再派點兵來，一下子把他殲滅個乾淨！』李司令長官說。

『是的，是的。我今晚回××，就近跟委員長講。』

『還要派一二十架飛機來啦，在戰場的上空天天看到的畫是敵機，多討厭的呵。』

『要飛機，要飛機。士兵們見到自己的飛機一定更要興奮，他們天天在盼望我們的飛機……』李司令長官接過白將軍的話來又加引了幾句。

『是要，是要……』程司令長官不住的點頭。

丟下了汽車，火車的臥鋪成了我們臨時的家。我和一位高級參謀睡在一個

房闖裏。雄健直爽的一個青年軍人。他昨天才從前綫回到後方，今天又隨着轉到前方來。夜上，他在下面反轉的睡不穩，我們便交談起來。

『生活真苦呵，生命是從槍彈縫裏漏下來的。抗戰勝利後，我要解甲歸田。』

『爲了國家，我「輾轉反側」睡不着呵。』一回他又這樣說。置身上鋪的我，雖然看不到他臉上的表情，但他的語調，却很使我感動。

夜半時，車停在××山站上了。

這天是八號。

次日清早，汽車把我們送到了離××山車站二十里路的一個小村落中。人家很少，我們住的是一所好幾進瓦房的大院落，東南西南兩角有石頭炮樓。這房子的主人擁有兩萬畝大地，現在，却不知何處去了。前天，這裏還是孫總司

令的行轅，司令長官到的先一日，他已移到不遠的另一個村莊裏去了。門崗還是他們的，背上橫一柄大刀。

屋子裏的電話不斷的報告着各方面的戰況。關軍已于昨晚收復了「九山」，敵人的步兵綫在「雙山」，「潭山」是他的炮兵陣地。接電話的多半是高級將官，發命令時，大都是李白將軍親自出馬。

「唔，唔，趕快把雙山拿下來呵。」聲音很高，很乾脆，斬釘截鐵的一個命令下給××了。

「唔，唔，速派兵連同老百姓將臨嶧公路破壞，截敵運輸！聽清了嗎？」……又一個命令下給了另一個將官了。

接着，大家圍起桌子來，把眼睛放在五萬分之一的軍事地圖上。對着上面的一點，一綫運用心機。那個山頭勢在必爭，限期攻克，下棋似的把兵馬當做

了棋子，計劃着安放在一個最合適的地方。

孫總司令的報告到了：『我軍已克泥溝，正向××前進中。』

一個可喜的消息來了：我飛機十九架到嶧寨轟炸。

電話不響的時候，大家都坐在當院的石條上浴着溫柔的陽光說話。

『這大刀真好玩，日本鬼最怕這玩藝。來，過來』。：白將軍向一位崗兵招手。

『你會玩嗎？』

『會。』

『那就請你玩一套看看。』

年青的士兵，卸下了身上的武器，從皮鞘中拉出了那麼長長的一柄，在太陽底下，刀光隨着他的身影閃來閃去，大家都癡立着叫大刀片眩迷了自己的眼

睛。

當他一個立整正把大刀跨在右臂上時，臉上的汗水已經成了河流了。

接着，白將軍又拿游擊做成題目，談了多回；他又手拿照像機在鏡頭上歪斜着眼睛做了半個鐘頭的練習生。

『就是這樣的房子，設若敵人被困在裏邊，窗戶裏架上機關槍，作因獸之門，是不容解決的呵。』他又把注意點移到房子上去。隨後又引申到不同的地形在軍事上的運用。

下午，我們散步到了郊外，一座石頭貞孝坊，彫刻得很精緻，巍立在麥隴中供人觀賞。

『刻得多精工呵，現在的人怕來不及。』

白將軍眼睛在上面打量着，賞鑑着，不住的贊歎。

『中國不愧是一個有五千年歷史的古國，有這樣的藝術品……』李司令長也在贊賞。

在發命令，指揮大軍時，他們是威嚴無比的將軍，在平時，在閒散中，他們又都變成了和藹可親的書生了。

孫軍突然攻入濟南的消息傳來！把得意藏在心裏，在李白將軍的臉上，並尋不出特殊的驚喜，只是微笑着。『敵人今天下午向我曹軍猛攻，我們還得了他一門炮呢。』白將軍帶點高興的報告着。

『敵攻曹軍我看他是要準備退却。』還是白將軍的話。

黃昏迎我們回到××山的車上。

晚間，向窗外探望，曠野中夜色朦朧，可惜隔一層玻璃，嗅不到那沁人心脾的清爽的氣味。一輛一輛的重炮車，在月光下向前方運行，明天會聽到我們

的大炮彈打在敵人的陣地上發出震天的聲響了。

十日，火車耕開了黑暗，在晨曦中，我們立脚在台兒莊南站上了。

車站的房頂被炮彈挫去了一半，南邊的半拉孤單的屹立着似在向我們訴說敵人的殘暴。

我們向前移步。一步一步踏進了戰地，心的跳動也隨着加快起來。穿過了凌亂的戰溝上遮掩的板木，李白將軍在這背影下留了個有着偉大意義的影子。

運河鐵橋，帶着一身的炮眼，四週染着紅黃的染色，像一圈眉毛。敵人嫉恨着這架鐵橋的存在，炸彈，炮彈一齊集中在它身上。它善于躲閃似的炸彈多半落到了河水裏去。河水沸騰了，被殃及的銀魚浮滿了河面。橋上的枕木燬完了，薄薄的木片，斷截的門板代替了它。人走在上面，板片吱咯的亂叫，心下有臨淵履冰之感。河南岸的兩道土堤像一雙胳膊向左右伸開，一個挨一個的隱

避洞，現在是空空的了。十日前，多少衛國的健兒，連起晝夜，把身子捲伏在裏邊，手托一支槍，向北岸的敵人射擊。又有多少人死在敵人的炮火下，把一灘鮮血流在祖國的土地上。

這一條大河作了我門的天塹，限住了敵人的馬蹄，然而爲了他的安全，我們却犧牲了投尸足以斷流的人數。

北站，同樣被打得破破爛爛。麻袋填塞着窗戶，站長在地下室裏辦公，光天化日和他絕了緣。車站四周的房屋，都滿被創傷，敵人殘暴的痕跡，留在每個人的心上，留在每個建築物上，每一塊中華的土地上。

站台上堆着上千上萬的黃色炮彈殼，細桶樣的，筆筒樣的。還有一些鋼盔靜靜的扣在地上。這都是用鮮血換來的勝利品。

一列車停留在站上。裏面裝的是炮彈。

『要趕快運去啊，飛來了敵機怎樣辦呢？』

白將軍向車旁的士兵們講。

『你可以在前方多看幾天。』司令長官把我交代給林處長，他們便回去了。

膠濟路二等臥車的一個房間，成了我的第二個家。

同一位英國記者共進午飯，我們都不滿意他。日本人在他眼中是一個樣子，中國人又另是一個樣子。當我們把打退敵人的情況老實的告訴了他時，雖然沒有搖頭，但臉色却在說『你們在欺騙我』。他還不時的反問，語氣充分表示了把我們的報告當作了說謊。

『中國的軍隊包圍了日軍嗎？』

『是的！』

『臨沂是中國軍隊駐扎着嗎？』

『是的。』

『頂好你自己到那些地方去看看！』我憤慨的給他了這麼一句。

四 弔台兒莊

晌午的太陽下，在去台兒莊的大道上有一雙影子在閃動。東風頑皮孩子似的玩弄着我們的衣角，這時候的心境是一個不平靜的海面，複雜的感情波動得厲害。脚步是健強的。

大路兩旁的小房屋，有的只剩一堆焦土，有的縮着身子怯怯的要客人對它的幸存表示欣喜。不大見幾個居民，除了三五成羣的武裝健兒們在吃茶交談。幾個小孩子探險隊似的提一隻小破竹籃，裏面放幾包低等的香烟，東走西跑的找他們的顧主。

一股岔道，引我們走上「台灘公路」。路側的敵兵坑像一個個圓形的土窗

戶。這些土坑，敵人在裏邊躺過，我們的士兵也在裏邊躺過。一寸土地的收復，我們付了多少生命作爲代價呵！裏邊雜亂着子彈殼，滿是小洞的破軍帽，成塊成片的碎布，上面染着紅血。我們的工兵，一隊一隊的往返在道上檢拾戰勝品（也有少數是我們自己的）一抬一抬銅盔，刺刀，彈殼……絡繹的向後搬運。

路旁的幾株桃花，紅得像血，東風挾着地上的殘瓣亂飛亂舞，北邊展開一片菜園，綠海裏點上花黃，多美麗的景色呵。古井上的轆轤，已經沒有人在朝轆裏，夕陽下，做出那一片詩意的聲音了。人，死在敵人的槍炮下，刀刺上。不死的，也被迫走開了他們的田園。

我們立腳在麥田中三輛坦克車的一邊了。一共是四輛，那一輛遠遠的躺在北面。

樣子扁圓的像一個烏龜。它的「循環足」在電力下是神速的。我們的士兵不怕飛機，不怕大炮，最怕最恨是這「鐵烏龜」。它可以向你橫衝直撞，它可以用炮用機關槍打你掃射你，然而它的鐵殼却使我們的步槍機關槍無可如何。

這四輛，是中了我們的平射炮而創死在這裏的。我們神勇的兵士在殺紅了眼睛的時候，爭着攀上敵人的坦克車，揭開頂蓋，把手榴彈…到它的肚子裏去。

這幾個鐵烏龜的心臟，已銷燬在我們炮火中了。空着肚子，披一身創傷，空叫人想像它當時的凶殘！

有一輛的脚下，堆起一坯土，底下埋着一個大尉駕駛員，懷着一個被愚弄造成的幻夢，把尸骸留在這裏，可恨而又可憐的愚蠢者！

林處長遞給我一個口罩和兩粒衛生球。東風播送着腥臭的氣味。在一潭污水的斜埂上，一個個沒有頂蓋的小木匣中白米飯在蒸發腐爛着。這是敵人的軍糧——甜的大米稠粥。戰飯還沒來得及吃光，凶頑的殘敵被我們打擊得像風捲殘雲，向幾十里以外潰退了。

轉上了台兒莊的道路。小北門殘破的身體立在了我們的面前。護城河上的石橋，有樹木的障礙物阻攔着，繞到左邊才跨了過來。左右幾丈長的城牆全是用麻袋補綴着（當時是用血肉補綴着的呵！）。一羣士兵忙着用鐮鏃平蕩瓦石開一條路。城頭上插一支我們的國旗！和西北角上的一支遙遙的對立着，在風前獵獵飄揚。在這兩個地方，幾次的肉搏，幾晝夜的廝殺，成萬壯士的血肉，才拔去了「太陽幡」在上面插上了「青天白日」的大旗！

進了城，像入了地獄，入了迷魂陣。看不見一間完整房子，看不見一個人

影。一片土木的焦骸，一地零亂的兵器，一股令人作嘔的氣息，一縷縷未熄的青烟，水溝裏飄着腫脹的死尸飄着死豬，死鵝。

路，不大自然辨識。戰溝，土壘，麻袋，到處拒絕行人，一座巍峨的神廟，正堂的殘破後壁也堆一列麻袋，一位金身的佛跌在平地上，猶向西天拱手。

敵機來到了上空，炮聲隆隆的響着，我們用半截焦壁作了映身。用眼送遠了飛機的影子，我們踏着灰燼找尋着去路。口罩緊緊的貼在鼻子上。

『這座城是我們用鮮血洗過的。死的灰燼裏在一度春風之後，會發出新生的嫩芽。』

摸出西門，走在歸途上，我自己心下這麼想。

五 徒步韓佛寺訪池師長

十日午後，同車「廿十六路」的張參議派了一個護兵作嚮道，去訪此次血戰台兒莊的名將——卅一師池峯城師長。他住在西南十幾里地的一個小村子裏。在隆隆的炮聲中，一段火車，一段步行，一個鐘頭的工夫，便趕到了他師部的大門前。有幾個士兵在溜馬，石墩上坐着的一個正拚吹簫，陽光像海，有點使他陶醉。百戰餘身，暫得空散，吹簫自樂，神情上有點安閒與自得。

池師長到總部去了，我直候到他黃昏時候。

晚上，一個小院落的三間北房裏，正面放一張方桌，桌上亮着一支蠟燭，燭光照着我和池師長對坐暢談。

他穿一件深黃鹿皮運動上衣，下面襯一條馬褲，濃眉大臉，英爽灑脫的風態，叫人不感一絲拘束。他把右肘靠在椅子上。身子稍微偏斜一點，我們毫無遮攔的放談起來。他說起話來，聲有點嘶啞，大約見人太多的緣故，我想。

一個先致了敬意，一個說不敢當，雖是出于誠心也算作了開始的應酬。

『這一次的勝利，我們雖然犧牲很重，但代價却更大。民氣士氣大振大了。由被動而轉成主動，這關係可大得很啦，士兵們一聽到總攻的命令，都瘋狂了』。他不緊不忙的說着，神色很自然。

『近來武漢各地都開祝捷大會，一到就是幾十萬，爆竹連天，熱烈極了。同時，各報紙雜誌上，有許多文字紀念並慶祝這次台兒莊空前的大捷。』

『呵，全賴文化界上的先生們給我們打氣。』

一抹得意的神色透露在他的臉上。

『這次磯谷，板垣，兩個師團限期攻下台兒莊向徐州挺進。他打探好了城內只有一師人，還是不夠現代化的一個師。但這點他也清楚，所謂「不可太輕敵」。因爲在房山，在舊關，在娘子關，我們曾給他過硬的釘子碰。在台兒莊殺了個幾進幾出，那一天不得填上幾百幾千的生命。本來，委員長有命令，守一個地方只要支撐兩個禮拜，就可算是完成了自己的責任。但是，台兒莊，我們血戰了十五天。結果，下級幹部通通完了，一師人，在房山死傷就是三千，幾次的補充，拿訓練不到三個月的新兵上火綫；然而現在，一師人只剩一團了！』

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的神情有點嚴肅，但不是感傷。

『孫總司令問我還剩多少人，我說「一團」。打應最近挑過三營新兵來補充。其實有什麼呢，有多少打多少的！我相信，在這種情況之下，這一團就可

以當三團用，以此次作戰的經驗講，新兵倒是更大胆，更潑辣，因為我們給他了政治訓練，雖然練的日子淺，也可以揮發大的力量。「軍民合作，官兵合作，軍政合作」才可以得到勝利。」

我很高興聽到他這一段不平凡的話。

「卅一師戰地服務團的同志們，差不多我都談過，精神太好了。」

「是的，他們的精神很好。對他們我有十條約法：不尙空談；與士兵同甘苦；有犧牲精神……他們都很做得到，有時，我不願把他們和一個士兵作同樣的犧牲，叫他們到稍後一點的地方去，他們都不肯。我說我不忍看着你們死在我的眼前裏，那樣還不如繞到敵人的後方去犧牲好了。士兵對他們也很好，他們認真幹，不是所謂「賣狗皮膏藥的」。」

說着，他笑了。

「最初是怎樣組織成功的？」

「說起來，長啦，當我們從房山退下來時，上千上萬的老百姓追在我們後邊，使我很感動。尤其是一般從平津流亡出來的大中學生，更叫人憐惜。於是，把一批大學生收攬過來，加以短期的訓練，叫他們粗知一點軍事常識和軍中生活，便分派到隊伍裏工作了。關於流亡的青年知識分子，當委員長在洛陽招集開會時，我就建議把他們收容起來加以訓練，作為救亡的幹部。我自己先開始這樣試驗。在鄭州·洛陽、招收了一千人，現在安六，已受了四個月的訓練了。中央發給優良的武器，將來一部分拿到軍中去作下級幹部，一部分作「打回老家去」後的幹部，因為大時代中造出的青年，才可以負起責任來，無論到民間去，或是插入政治機關裏去。」

「我們不久就會打回老家去了。我們的武器雖然比不上敵人，然而我們的

血肉可行！我們拿血肉拚敵人的武器。我看敵人已經技窮了，竟預備用毒氣對付我們了。這次我們在戰車上得到了一筒毒瓦斯，看見過嗎？」

再也沒法保持他那平靜的狀態了。雖然還是笑着，在燭光閃動中，我看到了他臉上的怒火在燃燒。

『青紗帳起來，敵人更沒辦法了。到處是我們游擊隊的世界。』

話頭緊接着一轉『我看，用不到青紗張起來敵人早已崩潰完了。』

『很快的我們便可以打進老家去了。』

我用了這一句做了個結尾，接過他贈給的照片便起身告辭了。

興致未盡似的，他隨着欠起身來，直送我出了院落的東門。

這時候，地上舖一片月光，遠處炮聲還在隆隆作響。

六 屈處長談台兒莊血戰經過

當初到韓佛寺訪池師長不遇時，他的一位參謀處長接待我，對我大談台兒莊血戰的經過，談得非常清楚詳盡，對一切情況了如指掌。他是有資格作這段長談的，這並非因為關乎他的職務，而是他曾經親身參加過這次的血戰。

卅左右的年齡，瘦削的臉，細細的身條，凌亂的頭髮，表示了他軍中生活的匆忙和「無心及此」。他談起話來，很活潑，像流水。

『我師上月十五六號由雞公山奉命開來，任務是誘敵。十八九號我代表師長到徐州去見司令長官。他說「要下決心去把敵人殲滅，才對得起國家民族」。我說：「我這時不願多說什麼，將以事實來回答司令長官的訓勉。」』

「廿一號，步隊集中在台兒莊，嶧縣以南，迫敵至微山湖，誘之南下好來一個包圍大殲滅。」

「像但能堡，像北伐軍在河南對直魯軍的大殲滅。」稍一停，引出了中西的兩個例證。

「包圍殲滅的戰略，在軍隊的配置上應該是這樣：大的部隊放在兩翼，弱軍安在當中作寶塔式的擺列，長長的展開，這樣支撐着，或漸漸引退，使迂迴軍得到成功。」他口講指劃的大談其戰略怕把我陷入迷惑陣中，截鐵斬釘的他說：「總括的講，我們是要以所要的兵力，必要的犧牲，誘敵深入。」

「台兒莊，這個旋迴軸，無論以多大的犧牲做代價我們必須確保它。這個旋迴軸如果崩潰，則敵東南可順運河直下，南可前進切斷隴海路。東北可與日照敵軍聯合取我海州，北面可與津浦北段會師直取徐州。」

「敵人志在必得，我們誓死確保，一幕空前的大血戰于焉展開了。」

廿三日我向泥溝，嶧縣活動的步兵馬隊首先和敵人接火了。傷亡的數目是很微小的，後來出城敵兵五六百名，坦克車數輛，炮四門，北洛一綫激戰展開。我作強硬的支撐，敵兵激增到一千的數目，誘敵的目的已達，黃昏時候，我軍便引回到南洛，讓兩翼的友軍作側背的襲擊。

廿四日的拂曉，敵以千餘衆對我作首次的總攻。因兵力懸殊，咫尺的劉家湖，三里莊，魚鱗一帶，在一番激戰後已落到敵人的手裏。可憐是這時節我們和關湯各友軍還沒有取得連絡。

正午，在敵人的炮火下，飛機轟炸中，紅的火苗，黑的烟雲，台兒莊成了一座火城。守城的王團長一面英勇的抵抗，同時抽一部兵力由右翼出擊。敵人有點不支，開始搖動起來，我刁旅高營長赤膊率領全體兵士擊敵側背，

呼聲震天，殺氣沖霄，敵人敗退。——第一次總攻敵人得的是一個硬的釘子。

廿五日我以兩團兵力出擊劉家湖，孫莊之敵。下午，敵步騎增至千餘，在連珠炮火的掩護下迫近了寨牆。從西北角被炮打破的缺口中衝進了百餘敵人。但在很短的時間內，都做了我們勇敢戰士的槍下鬼。

廿六日晨敵兵又增，以坦克車多輛向我猛衝。下午敵以騎兵四五百名，炮三十餘門猛攻我北站，終被我守軍韓團打退，然而我們的犧牲也說得上是壯烈了。薄暮，北面的寨牆已被炮轟得坍塌不堪，以血和金石的忠心補上了這一個個的缺口。

，廿七日臨棗一帶我軍屢捷。敵後路已斷，陷于重圍，作困獸之鬥，破命的向台兒莊猛攻。劉家湖，三里莊的敵軍也在飛機大炮的協助下一齊出動。在

一日七八的總攻下，我們的戰士成百的倒在了地上。敵人的氣焰漸漸高漲，我乃在寨內趕構工事，希望在右翼的友軍能得到成功。要知道：這時守寨的兵力只一個王團，幾次死拚傷亡已半數，王團長也掛了光榮的彩。王旅長（兼副師長）代替了他的職務，他的鎮靜和勇敢，使得士氣更旺盛起來。就在這天上午，成隊的敵機投下如雨的炸彈，幾百敵兵，從北面衝進了寨來。白的大刀片，鐵的手榴彈，和着嘶殺的聲音向敵人砍過去，投過去。半溝尸身，一地紅血，結果，百餘殘敵躲入了礮樓和民房，閉門塞戶，只以機關槍向着我們。」

一個肥大的軍人穿一身黃呢戎衣，闖了進來打斷了屈處長的話。

「這就是守台兒莊的王將軍」，他立身起來替我亦莊亦諧的介紹。

「勞苦功高！」我握着他的手說。

「沒有什麼」，笑一笑，非常溫和的。沒有坐，一轉身又走去了。

『寨內的敵人必須消滅！』話又開始了。池師長又派一營，一連到寨子裏來。另以兩連繞寨外敵兵的後背，：也旅由三里莊夾擊。傍午時分，敵人坦克車成隊的（大約有七八輛）向寨內死衝，他那曉得我們昨晚剛運的平射炮正好發揚它的威力，結果有四輛被創死在了寨北的麥田裏。

敵人很頑強，雖作困獸而不肯投過來。我們爲了消除這心腹之患，又把×師的兩連人增了進來。』

『敵人是很頑強的。』他又第二遍重這一句話。『然而這頑強也是很可憐的。藏在地穴裏，躲在樹枝上，不敢朝我們的面！他們也清楚了自己的命運。多少人都把生命交給了一條繩子！』

『廿八日。：。廿八日！』一種不得了的神色使他的臉變了一個樣子。這一天，敵以五千以上的兵力向我猛攻，戰況較以前更爲劇烈。前方的情況不大

好，交通也幾乎斷絕了。對於寨內外的敵人，我們得雙管齊下的以槍炮血肉應付。下午，齋膝隊的二百八九十人由西北角奪口而入，并附炮二門。他們東西得以遙應（東北城樓及東城一部已入敵手），我們使兩面受敵，西門成了我們唯一的生命綫。師長及高級官佐們都被一種悲壯慘悽的感想籠罩着，心有點放不大了。好在王師長已下決心與台兒莊共存亡，士氣始終是壯旺的。從白殺到夜，在寨內開始了巷戰。敵人縱起火來，一時紅的火光，紅的鮮血把黑夜染成了鮮亮慘目的顏色。

幾千顆手榴彈成了空殼子，幾百個壯士倒在了地上：台兒莊的土地是我們的！

廿九日，戰爭依然在劇烈的進行。一日之內，敵向我猛攻了七八次。這次的攻法却不同乎以前了。以小部兵力輪流專向殘破缺口的我扼守軍猛衝，不用

提，又是用大炮作着掩護。這新戰術有點毒。我們把身子慎補在缺口上，用手溜彈去炸敵人。他們雖然前仆後繼，我們更是再接再厲！終以內的長城確保了這座圍寨。

這天，我們已經和關軍取得聯絡，不能光吃他的，我們計劃着對敵人作聯合的總攻，實行行包圍殲滅戰！

敵人衝入寨內的計劃失敗後，便瘋狂的向寨內發炮，射擊，戰烟團團，塵土迷漫。三尺之內人影不辨，雜着硫黃的空氣使人感到窒塞。

寨內的敵人必須肅清，寨外的敵人必須掃蕩，爲了這雙關的任務，我們重整了隊伍。重大的傷亡並不足以使我們寒心，怎樣去打擊敵人是上下一致的心上的事。

把防衛與進擊分開，在康副師長指揮下進行。我們的陣容爲之一新。

卅日，如果說戰爭是一種藝術的話，那麼這天的劇戰就夠得上是一件結晶的藝術品。戰況的惡烈是空前的。炮火的密，雙方死亡的慘重，士兵的可歌可泣的犧牲精神，當年的歐戰也比不了！』

眉頭縱了一下，當時悲壯的那個場面彷彿就在他的眼前。說着，聲音變得
很沉重、臉色也變了。

『寨內，西關，北站，在狂轟爛炸中成了一片焦土，一堆瓦礫。多少人民的家園，被火口吞去，多少黃帝兒女的生命叫火花彈藥化做灰燼，康師長腿上海出的鮮血，弟兄們的犧牲更不必提了。』

這天還沒到正午，敵人的坦克車，大炮，一齊向我獨立四十四旅破死的攻打。情勢很險惡，孫總司令一只「渡河者死」的命令，使戰況變了個新的樣子。』

『有一故事我必告訴你』，話頭一放下，馬上又拾了起來。『白天是大炮，飛機；入夜再加上燭天的火焰（敵人縱火焚燒），這個寨子無一時不在火光裏，炮聲裏顫動。這真把我氣壞了。我們徵了廿名敢死隊，加上請願殺敵的卅七人，湊成了五十七個壯士。他們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把西北角從敵人的手裏奪過來！當他們向王團長作死別的時候，很慷慨的這麼說「反正我們不活着回來！我們的生命換得成功那項好；不成功我們便自殺！」丟下了這話，「把他消滅！把他消滅！」一陣悲壯的歌聲把他們帶走了。』

『以後他們怎樣了？』我緘默的口中，叫熱情激動得衝出了這一問。

『以後嗎，回來的只有十幾位，而且有的還帶着傷，我們把他們全監視起來，怕他們自殺！』

不知爲什麼，我眼裏直想往外瀉淚。

「卅一日，這一天，我們右翼的關軍已由甘露寺向南推動，把馬店蘭城店一帶的敵人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地位，池師良把這消息用電話傳達王旅長時，寨裏的我軍都興不可遏的跳躍起來。敵人的炮火從三里莊雖然不停的射過來，但不見大隊的步兵蜂擠前來了。我們的大炮發揮最大的火力，壓倒了敵人的氣焰，王旅長指揮的勇士在寨內作肅清的工作，把一顆一顆不值錢的腦袋砍落在地上。殘剩的一二百敵人都鑽穴入洞的不敢再出來。」

下午，敵又用密集的炮火向台兒莊猛擊，寨內大火又起。敵衆數百在大炮戰車掩護下向我衝來，我官兵爭先殺敵，生死俱忘。激戰十小時，大小北門我守軍全部爲國損軀。敵死傷更重，尸體亂橫，只有一小部侵入寨中。」

四月一日。我于寨內實行殲滅戰。挑敢死隊衝入碉樓，與敵在室內肉搏。我方炮火也向敵陣地猛轟，下午得命令，夜襲劉家湖，三里莊之敵。中夜，我

壯士腰插手溜彈，手提大刀；，記清暗號，開始動作了。

結果，我廿七師一營攻克了台兒莊的北門，另一部收復園上。三十師的主力攻入三里莊與敵巷戰不久即奪回了大半，小金村的敵人也被我池師的一部擊潰。」

『局勢就這樣穩定下來，而好轉過來。』他舒一口氣，語調也放得輕鬆多了。

『一號以後變成癡戰。一陣緊一陣鬆的。在鬆點的時間，聽鳥在叫，風在吹，人在笑，四周一團平和的空氣，人也很雍容的，戰事一緊，人臉又變成鐵的了。我們是以生命來換取時間，我們咬牙切齒的死幹死撐，以期聯合友軍把頑敵解決。池師長常有電話到寨裏，都是這麼說：「以犧牲待時間：乘機要出擊敵人，不能放鬆他」！到了五六號，我們的精神大大振作（四號曾大型反

攻，未得成功），六號，我們又開始猛烈的總攻。晚八時，敵開始潰退，夜一時的工夫，敵人全個被擊潰，得到了偉大的成功。七號早晨掃蕩乾淨了寨內的敵人，北向窮追，三里莊，劉家湖，雖遭了劫洗，然而這一片土地到底被我們抓回來了。」

七 民族解放的先鋒隊——卅一師戰地服務團

在韓佛寺聽罷了屈處長聲色俱到的長篇報告後，順便訪問了卅一師的戰地服務團。留在這裏的只有六七位，都是在徐州早已經認識了的。他們睡在兩間堂屋裏，門却是北向的。說是兩間，其實是一口空洞屋當中插一道高糧楷的屏幃。半寸厚的一點點軟草，上面覆一牀軍用氈，幾件灰布棉大衣，這就是他的安身處。沒有桌子，沒有幾個小橙子供人安坐。睡在地鋪上，坐在地鋪上。我們躺着，坐着，隨便的親切的說着話。他們爭着對我講述一些台兒莊血戰的小故事，這些故事都是用生命換來的，所以他們追述起來津津有味，使我這個聽故事的人也如身歷其境。

他們一共有四十多位同志，男的女的，操着不同的言語，有着不同的環境與學歷，爲了一個目的，大家親親熱熱的像一個家庭裏姊妹弟兄。

四十多個人在工作上分配到三個組別裏去；總務，宣傳，服務。宣傳組又分爲六個股：教育，民宣，研究，話劇，藝術，歌詠。

他們對士兵作精神講話，教他們認字，救亡歌曲，還讀報給他們聽。他們出版了戰地半月和卅一日報，裏面的文字都很通俗現實，他們藝術股附設的俱樂部裏，有抗戰畫刊，救亡小冊子供士兵流覽。簫笛鼓鑼也有，拿一點高尚的娛樂給乾枯的行伍生活一點調劑。

他們不是在這裏廉價賣嘴，他們真幹。有時和士兵一道上火綫，臥戰溝，抬傷兵。

『人家這些有身分的公子小姐們都來賣命，我們這些窮小子怕什麼呢！』

士兵們都很感動的相向這麼說。

師長也很愛護他們。在東輻山時因爲前綫不需要這麼多的人，想調一部分到後方去，可是叫誰回去誰也不肯。結果是經過了許久爭吵才用推選的辦法把幾個人硬派到了後方去。

他們的後方在許昌。一部分人在那裏做組織訓練民衆和看護傷兵的工作。還出了一份『老百姓』報，每清早把收音得到的消息翻成白話，訂價很低，有着很大的銷路。此外，徐州也留一部分人工作，作爲前後方的溝通。

團員裏有幾位是在日本大學裏住過的。知道日軍的頑強，寧死不投降，是受了他們長官的反宣傳。爲了克服這一點，他們教給自己的兵士一個，『我們是優待俘虜』的日語口號好講給敵人要他投降。有一次我們困住了一個敵人，一個士兵急忙的跳過去喊：『エタ、イミン！』！遺掉了頭還不說，聲調又不

那個日本兵向他舉起了槍來。這位士兵過去就是一刀，『你這個不知好歹的狗東西！』

帶着很高的太陽，我隨着他們到一個農家的小破院子裏去用晚餐。組黑的大碗，磨台做了飯桌，高粱楷當了象牙筷。立着的，坐在石頭上的，腳踏着磨台的，大口扒飯，這野曠自然的風味，使我的靈魂展開了翅膀，飯，蜜樣的甜。

戰地的生活把一個弱者可以鍛鍊成鋼鐵。飯罷回來的時候，我心下作如是想。

八 小燈照人作夜譚

水盞緣上坐一支臘燭，微小的光籠罩不過偌大的兩間房。風從裏屋赤裸的窗櫺中掃過來，燭光搖動着牆上的人影。六七的健強的年青人躺着，坐着，敬着，姿態不一。默默中一股溫流穿過了每一個心窩。

我們開始說話了。

『我們師長的風度如何，你看？』

『英爽，洒脫。』把蓄在心裏的四字短評很快的搬上口來。

『可是，也許會客太多；，嗓子也有點嘶啞了。』

他們都笑了。我被笑得直發楞。

『不是的；他以前打仗額頭子受了傷，斷去了一塊。』

『唔！』我也笑了。

『你們的師長對政治的認識很不錯。』軍隊中的戰地服務團，現在是很普遍的，可是，老鄉你不是外人，不敢說最先，當我們成立服務團的時間，別的軍隊裏還很少聽到呢。』他曾對我這樣說，非常謙和的。』

『我們的師長雖然出身行伍，然而腦子非常靈活，他的眼光也很遠，成立服務團也許是受了八路軍的一點影響。在娘子關時，我們的師長和彭德懷住在一個地方。別的隊伍從前綫上下來，大半是歪戴着帽子，無有精神；卅一師下來的士兵帽子正正的，樣子好多了，可是八路軍下來的却談笑風生，歌聲不絕于口。他很英明，人家的軍隊所以能夠這樣的那一點，被他找到了。』

『我們的師長常對我們講戰地生活的祕訣。』一位同志笑着說。

「什麼祕訣？」

「這祕訣只有十個字：『抓住飯就吃，抓住覺就睡』。」

「哈，這祕訣真不錯。」大家亂笑一陣。

門一閃縫，黑影擁過一個人來，三步闖到地鋪邊，一下子把身子便倒在上
面了。這就是屈處長。他非常活潑有趣，口裏的話毫無遮攔的往外傾洩。

「他媽的，這次打日本鬼子，我們這一師犧牲得可老了！康副師長受傷，
王團長掛彩，十二個營長七傷三亡，騎兵連還剩了十三是十八池師長一手練就
的特務連——我們的模範隊，房山娘子關之戰都沒拿出來用，這次也有很大的
傷亡，呵，可老了。」

「台兒莊光榮的一頁，就是他們的紅血染成的。」我說。

「是的，這犧牲是有偉大的代價的。」

『敵我在城內春色平分時，雙方相距只幾十步，牆孔的槍眼彼此緊瞪着。我用槍朝敵人打得正甜時，後面有人捏我的屁股。我回過頭去，一個兵向我說「給你子彈」呵。槍炮響得正熱鬧時，我臥在戰溝裏不時的掉頭向四外深望，我也沒受過傷，我也沒陣亡過。』他一隻手把住膝蓋把身子坐起來。

『王旅長沒向我要兵，我忽然覺得有必要，立派一部分工兵進了城。一回，王旅長的電話到了：「你真是神機妙算的好手」，工兵來得剛剛湊巧，敵兵從北門侵入，工兵從西門開進來。』

『幹軍隊的不能怕危險。有一天，日子記不清了，我冒着彈雨去照坦克車的像片，子彈穿得身旁的土地上塵霧飛揚。忽然覺得屁股擦過了一道，急用手一摸，沒有血，回過頭來又開始向着坦克車對光了。』

『處長乃是一位英雄好漢，』一位同志高聲喊。別的人附和着。

「×先生，我的話你可不要給我記下來。」

他看我拿着水筆在「軍人日記」上寫着什麼，笑着這樣向我說了。

「你們說是英雄好漢，我不夠。士兵才真是英雄好漢呢。仗一打就是幾天幾夜，在戰溝裏一躺便着（註），一個炮彈落在身旁，炸翻的土壓了他一下，迷瞪瞪的把身上的土一打，一轉身又睡過去了。」

（註）睡過去之意。

「在火綫上，我們終天盼自己的飛機——盼得眼裏出血！有一次一架飛機在高空迴翔，說是中國的，大家都拍掌，一回，轟，轟，轟，轟，炸彈投下來了。有一次可真來了。臥到戰壕裏可以清楚的看到青天白日徽，士兵拍掌歡呼，齊唱「青年航空員」。飛機這玩藝對於前綫上的士氣是很大的關係的。」

他口裏講着，手不住的抓這個一把，擦那個一下。有時摸一下嘴巴上的短

髭。

「鬚子可以清勦一下之了。」

「不打退日本鬼子是不剃鬚子的，他媽的！」

臘燭漸漸的短了。屈處長跳了起來說「明天再見。」我們送他到門外。這時候，月光把榛盛開的桃花映到地面上。遠處的炮聲，機關槍聲，清晰的送到耳中。回到屋子裏，和衣睡在裏屋的小牀上，窗外的涼風直往我頭上撲。

九 再弔台兒莊

十一號的早晨，一串馬蹄把我帶到台兒莊南站。我寄身的那個臥車載着我的行囊開回了徐州。馬上的豪興未消，向着上昇的旭日獨個兒再弔台兒莊去。

運河鐵橋已換上了新的枕木，四個兵士把守在它的兩端。在三里莊被打落的那架敵機，已首尾異處的運置在北站上了，雙翼已經被焚燬了，只剩了脊椎骨樣的兩段殘骸。

『這是日本的飛機嗎？』過往的人彼此問訊着。

『是的，被我們打落的日本飛機。』

帶一臉高興，問的人走開了。

在去台兒莊西門大道的左邊，有一位老年人，一個老太婆和幾個小孩子，在守着房屋的灰燼出神。

『這是你們的家嗎？』我走近了他們問

『唉，先生，這是我們的家呵，你看看！這都是日本鬼子造的罪孽呵！』

『是的，日本鬼子多可恨！好在現在已經把他們打跑了，個人的房子再慢慢想法。』我用這樣的話暖他們的心。

『有國才有家，有家沒有國那可不行啦。只要我們打勝仗，房子燒了，算不了什麼，不過以後個人多吃點苦頭罷了。』

老頭子這一套頗曉大義的話使我大吃一驚。

『先生，日本鬼子還沒到我們便逃到鄉下去了。前天聽說我們把鬼子打退了，偷偷的回來看看，不知道房子成了一攤灰了。』

「當漢奸的，真對不起祖宗，拿着就不能讓他活！」

老頭忽然又轉了題目。

幾個小孩子東張西望，一點活潑的神情也沒有，臉前的這景象壓倒了他們的小心。

大路的左邊，連穿着一個個掩護洞，距北面台灘公路敵方的不過百步。這樣近的距離，當日，我們勇敢的戰士一定是日夜不敢放鬆一點的把槍口向着北面的敵人。

北邊麥田中，黑呀呀的一羣在嗚喊着拖那個空腔的『鐵烏龜』。爲興致所鼓動，枉阡越陌的我跑了過去。靠近寨牆的麥田中滿印着『龜跡』，當日它那衝撞的勁兒只在人的想像裏存在着了。聽說在戰爭緊張時，每個夜晚它硬爬到這附近的地方來尋檢敵兵的尸首，好拿去火化，掩埋。

攀越過一道老高的工事，再走一段才到西門。須繞個小圈从南邊轉過，因為門的正面有一座麻袋，木箱半環的壁壘。守城的兵是孫軍的獨立四十四旅，他的臂章告訴我的。

入城後，東行而南折，想沿所謂「大街」到東城去看看。「宿鳥戀本枝」，這天已經有零落落的人影點綴這火燒場了。道北一間破房裏，守着兩個半老的女人。見了我怪親熱的樣子，拉着我說話：

「先生，我們的房子全完啦，老婆婆被日本的炸彈炸死了，拾了口木頭裝斂上，也不能埋。」眼淚隨着抖顫的語聲就要往下滾，用手指給我看對面半殘破的一間屋子裏的一口新棺木，棺口上釘幾個蠅子在吮着什麼。

再向前行進。北面一個旅店門裏坐着三個人在喝水，不用提，屋子是帶着斑斑槍炮的創創。見了我，他們都一齊立起來歡迎，我走進去和他們挨坐在一

起。

『房子燬了，逃又沒處逃，日本鬼子迫着老百姓非幹上不行了。』他們的表情十分慘傷，不住的歎歎。

這時正十二點。飛機轟轟地作沈重的聲響，我們跑出屋子，四架連翅並排着南飛，眼看几顆炸彈，向我們的頭上打來；

『隆，隆，隆，隆，隆。』一連五響，地在動，土在飛揚，迷惑中不知自己是不是還活着；

『我們還是趕回鄉下去吧』，他們一齊出了大門急步飛跑。

向東走不幾步，一個士兵和幾個老百姓帶一身一頭血，逢人便問『那裏有醫院』。

『救命啊，救命啊』，一點微茫槍痛的聲彷彿從北邊一家商店裏傳來。一

座二層樓，剛才被炸塌了。走進去，叫一聲：『你在那裏啊？』

『我在瓦塊底下，趕快救命啊』，聲音帶點哭腔了。

橫在我眼前的是一堆瓦礫，斜倒的梁柱，凌亂的箱籠雜物，我却沒法知道這個聲音到底發自什麼地方。

『你到底在那裏』？我又大聲的喊。

『我在西牆根一塊大石板底下，快救命啊』！他力竭聲嘶的回答。

回頭出來，好不容易用話，用制服上佩帶着官府徽章，請到了兩個人。

『啊啞，啊啞，快救命啊……』可憐的聲音像一匹老綿羊。

一隻蝙蝠在頭頂倉皇的飛。

『不要緊吧』？那個青年小夥子聞聲不見人的問。

『不要緊，我跪在石板下，石頭壓着我的腿呀。』

「這老傢伙命真大，好好的。不是這塊石板的話，哼，早用不到喊救命了！」另一個抓開了西南角上的磚塊探身从石板縫裏望了望這受難者直起身子來這麼說。

「趕快點呀，石頭壓着我的腿啊」，他不住的作聲，彷彿這樣可以減輕他的重負似的。

我雙手支撐着半倒的梁柱，他們伏身抓着磚瓦石塊。灰塵窒塞着呼吸，人的臉同着衣服全是一片黑色的了。

「不行了，副官」，他竟這樣稱道起我來了。「再另找幾個人吧」。拍拍手，用衣揩一下臉上的汗水，他們要走了。

「可不能這樣子，救人要救到底呵。」

「趕快救命呵！」他又在石板下哀鳴了。

結果是走了一個，另換上了三個。

有一個是這個受難者的鄰居，他告訴我說：這老頭真可憐，「他掌櫃的逃了，叫他在這裏看門，連飯都不管，還得自己跑到親戚家去找口吃。」

「這時候還看什麼門？」我有點驚奇了。

「有點好吃好用的東西，你不留一個人，×察老爺們便給拿走了。」

「老頭，你的烟捲還有沒炸毀吧？」他又向他開起玩笑來了。

「我不知道了呀！」他的回答却是很正經的。

換了四次人，整整兩個鐘頭的時間，這個命大的老頭土鬼似的又見到人間的太陽了。

「我給老爺磕頭。」他把身子往下伏，我一手攙起了他，拉過他的老粗的手來緊緊的握了一下，放下了一個重大心事似的我走出了店門。

這時炮聲響得很密。

「先生，喝點茶再走吧。」基督教醫院門口的捨茶處有兩位電影師在列着架勢用小鉄缸向水盆裏滿茶。臉上驚惶的顔色尙未退盡。

「耶蘇保佑，可恨的日本鬼子，炸彈就落在我的身旁呵。」耳朵裏牽着這位教徒的語音，我向前移去了。

石頭，木塊滿孕着泥土的麻袋，把一條平坦的大道斬成若干段，上踏土龍，下穿洞穴，叫人怎樣不歎「行路難」呢。兩邊房屋的焦土上，有炸了的石磨，殘破或完整的鉄鍋，泥缸，瓦罐……。時有一二破爛老嫗在上面翻揚着尋出什麼。

「久行見空巷，……但對狼與狸。」但在這裏我却連隻狗的影子也見不到。

「生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這兩個句子倒有點意思。臨時請一位小朋友作了嚮導，我們向東城前進。他雖然是在城內住了幾年，但現在他也無法不亂闖。

一踏入東城，景象更悽慘了。敵人怕我們襲擊，把大街小巷用破箱麻袋塞填阻攔，上面架上機關槍，挖一道道的地下溝，穿連起所有的破房屋來，織成了地下的蛛網，使人走進去不辨南北東西。

一堵瓦牆的大缺口的麻袋堆上立着幾個電影師手持鏡頭在向東對光，旁邊立一個呢衣軍人在指揮着擺陣勢，我們爬上去一看，前面的道上磚石凌亂，兩邊是破瓦頹垣，焦梁枯木，烽火下臥着百餘健兒，刺刀在陽光下閃亮。對面牆的缺口處插一枝太陽旗。一聲命令，廝殺之聲震天，爭先恐後的向前衝去！太陽旗拔去了，鏡頭上留下了這雄壯的一幕。這一幕將映到每個中華兒女的眼

中，使他們看一看懷着侵略迷夢的日軍把我們榮華的台兒莊弄成了怎樣的——一個慘况。看一看我們英勇的戰士怎樣浴着彈雨去爲國殺敵。

但，可惜這情狀太不夠悲壯慘烈，比十日前在這地方實際扮演的那巷戰的一幕幕。

樹皮上開滿了槍彈的花。石碑上穿一個個小洞。偶有一二豬仔用嘴到處亂掘。有幾個小孩，見了人有點畏縮的樣子。

這裏一縷烟，那裏一堆火。未化盡的殘灰在作最後的燃燒，高粱，豆子，在火中哭泣。一股雜臭直往我口罩裏鑽。

如果是在黃昏，如果是在無月的黑夜，一個人走在這樣一個團子裏，看微火閃出的這一片景象，將如何感覺，如何想像呢？

好不容易到達了東城門。我們的壯士持槍立在城頭上唱悲壯的歌子。順着

城牆向北去，我們止步在一片菜園中日軍的小土墳前了。東西兩處。隔几十步遠，一共有三十六口。火化的不在內。墳，小得像一個土饅頭，前面插几枚綠柳白花，有的還供一個大的白圓瓶子；一支木牌寫着他們的階級和姓名，以及戰死的年月和地點（有一個中佐，幾個少佐；其餘的多是上等兵，軍曹一類的）。這些愚蠢者，把自己不值錢的性命，供作了軍閥的犧牲，結果是死在異城，得到的只是木牌上「英靈」一個虛偽的名詞。

東北角上的礮樓，已殘陷了西北角，日軍會躲在裏面怯懦的不敢出來。

太陽放射着熱力，在蒸發戰後的餘臭。當我帶一臉汗，一腔悲憤出了西門走在運河堤上時，看見「噓唉噓唉」的一大隊兵已經把那個「鐵烏龜」死推活拉的弄上道路了。

正在尋歸宿的時候，在北站上碰上了張參議。我們一道走進了「中興煤礦

公司」——二十七師的兵站。沙發上一坐，一盆臉水，一杯茶，一支紙烟，半日的疲勞全消散了。他替我介紹了閻站長，一位愛好文藝的熱情的年青人，一點鐘投機的談話很快的把我們做成了好朋友。他告訴我廿七師黃樵松師長的風度與爲人，使我要見他的心有點抑止不住。

「一見面一定立刻會成爲朋友的，他是精明，活潑愛好文藝的一個人。」黃昏時候閻站長移到了西邊的小村子裏去，剩了我和張參議守着這三間大屋子。

晚上。我們把一牀涼席蓋上了前面被炸彈震碎了玻璃窗子。勤務兵給生一小爐火。一個光脫小竹牀算是我的鋪位，他睡在另一張牀上，只一條被子，他把一件大衣讓給了我。

對着爐火對着燭光，我們閒談。他告訴了我許多關於日軍的故事。

「日本鬼子真殘忍啊，當他退却時，把村子放一把火，見人就殺，對於女人尤其是慘，五六十的老太婆都是把刺刀穿進陰戶或是片片的割下來。」

說這話的時候，他繃着眉頭。

「對於他們自己重傷的兵，也都是狠狠的把藥丸一捏，叫他死去。馬匹，都關在一口屋子裏，臨走放上一把火，在邵莊就是這樣，殘及牲畜，人類裏那有這樣的東西呵！天理昭彰，他那能不潰敗！」

「他們這樣幹法，我們的老百姓都可以覺悟了。這比我們一千張傳單標語，十萬句宣傳都有力量。」我說。

「他們也真可憐。中國的食物他們不敢吃，把牛馬雞犬殺死放在大路上作障礙物，或者拋到水裏去。連水，都得濾過才敢入口。現在後路已經被我們截斷，看，餓死這些狗東西！」

捲縮着身子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還沒起牀，勤務兵跑進來喊「飛機來了，四架，趕快出去」。

我們還沒有跑進地洞，炸彈從頭頂拋下來了。身子在地上東倒西斜。飛機去遠了，走向前面去看看。緊挨的瓦房當頭穿一個洞，炸彈插入地下七八尺，深黑的望不到它的影子。大門前的映壁炸倒了，一地磚瓦，電線桿躺在地上。出了鐵棚門向南走不幾步，兩領破蓆蓋着兩個犧牲者。一個士兵，頭前的土地上一攤濃血，另外是一個四五十歲老百姓，臉蠟黃，光裸的胸膛像一張白紙。

十 噹噹砲聲中走馬訪孫總司令及黃張兩師長

帶着個餓肚皮跑到距北站里許的陳莊去找閻站長。他親熱的招待着我，說着親熱的話，像兄弟一樣，碰巧黃師長的老太爺也到了。一個樸實的瘦老頭，一身古舊的長袍馬褂，頭上戴一頂禮帽，他從開封趕來，帶幾筒煙，幾束香椿芽，想到前綫去看一看他的兒子們——另一個在卅師充營副。

「老太爺真是個福人呀，兩位少君年輕輕的就有了這麼大的前程。他們在爲國家打仗，立功，前途是不可限量的。」閻站長以及剛進來的王營長都這麼向他致意。

「沒有什麼，爲國家打日本鬼子是應當的；樵松倒沒有什麼，我很惦念着

老三。」老先生回答着帶着樸實的樣子。

「老太爺騎馬怕不慣吧，請把這塊古玉佩在身上，它是可以壓驚的——這是塊三代的古玉呢。」王營長笑容可掬的從衣袋裏取出來一塊暗黃的玉，上面刻一點古樸的花紋。接着，大家談了一些關於懷玉墮馬安然無恙的故事，使得老先生不得不在一番謙讓的話後把它收下。

衛兵進來報告人馬已齊備，我們遂即出了大門跨上大馬，在七八個士兵護衛之下向炮聲隆隆的西北馳去。

經過了許多小村落都是破瓦頹垣，人烟稀少，這些地方敵兵的馬蹄曾經踐過的，戰溝給村子做一道腰帶。麥田裏一個個盆口大的土花，這是敵人炮彈給擊開的。古道上一列馬隊馳向前方，映着遠處的河山林木，好一副雄壯的畫圖，一抬一抬爲國流了鮮血的健兒，在老百姓的肩上往後方運送。溪水邊上的

一株桃樹中了彈傷，粉紅的花瓣浮在水皮上。

我在馬上把腰挺直，一顆雄壯的心遂着馬蹄作急劇的跳動。「噹，噹，」一連兩個炮彈落到我們左手不遠的一塊地裏，一陣烟塵被風捲送到我們的面前。

『日本鬼子打倒了，同志們前進把。』石碑上滿是這樣的粉筆標語。錯字，天真味兒的句子，一看便可以明白是什麼人的手筆。

兩個鐘頭，大馬把我們送到了「×口。」好一個幽致的小村落。左手一條小河，岸上綠柳垂條，柳蔭下幾個士兵在洗衣服。水清得一眼到底，水面上飄着幾隻白鵝。在一片菜園的對個有幾座低微的茅草小房，門口把守着衛兵，這就是孫總司令的行轅。

到了這裏，才知道黃師長已由古邵向更遠的前方趕去包勦敵人去了，在什

麼地方，無法知道，真有點掃興！黃老先生無有停留的撥馬回去，我同一匹馬一個護兵留在x口。

孫總司令睡了，張師長也睡了（卅師）。他們夜晚守着電話，地圖，發命令，聽取報告，寢食俱廢的把整個靈魂交給了國家。

我被引到另一個小草房裏去，一位副官陪我說話。地上鋪一把草，這就是他們的安身處。破箱上放一部杜詩（好久我心下就在強憶一些記不大清楚的老杜的詩句）。順手取過來亂翻了一氣，他看我很親近這部詩便慷慨的送給了我。

「我也看不大懂，戰地生活太匆忙也無時間讀它。」他怕我不肯收受，又多破費了這一番唇舌。

他走出去，一刻又快步轉了回來。「總司令醒了。」還沒走進屋子他便這

樣遙呼。

孫總司令獨居在一所農家的小北房裏。同我一進去見他的還有剛從火線上回來的三位青年華僑記者。我們剛踏進院子，他便迎出屋門來和我們握手了。高個，臉大大的很魁梧，牙齒露着很寬的縫。或者因為剛睡起來的緣故，身上還披一件灰布棉大衣，軍服的風紀扣也開裂着，臉上的倦意還沒這完全退淨。

我們分坐在一張方桌的兩旁，開始了談話。

「這一次台兒莊的空前大勝廿六路立下不可磨滅的功勳。」

「這勝利是我們拿血肉換來的。卅一師，一師人只剩了一團，卅師一萬一千人，剩下了幾千人，廿七師，四十四旅也都有相當的犧牲。」

「嶧縣快拿下來了吧？」

「嶧縣四面全是山，易守難攻，八十八旅巴克復北山，最近就想把四面的

山頭奪過來給它過大包圍。」

他說起話來老保持着個平衡的調子，不緊也不鬆。聽說當台兒莊在急緊的時候，他用電話給他城內的部下下命令：「守住它！不就死在裏邊。」那時候的話音一定是激越的。

「嶧縣附近昨前兩夜都有激戰。今晚我們還要再向他作總攻。」停一霎，他又把自己的話接續起來。

「趁敵人新敗之餘，我們該一鼓把它消滅！」

「是這樣。敵到不了援兵，都伏不敢動，我不打他，他不敢打我們，他希望拖延時間，我志在速戰速決。我們最近就想法把他們全部殲滅，我們的正面到泥溝。湯軍在東，曹軍在北，我們的一部分在左翼，一部分在正面，包圍之勢已成，這個「困獸」的死期已近。」

「我們打敵人好似開鎖，只要鑰匙對了，一下子就可以打開」。

他的話說到這裏，電話的鈴聲在響。不願多耗費他過多的時間，我們便向他告辭了。

走出了孫總司令的院子，我又到了挨門的另一個獨院裏去訪張師長。中等身材，臉圓圓的，舉止吞吐間給人一個忠厚的印象。

「這次爲國爭光，勞苦功高啦。」

「那裏說的上呢。抗戰是軍人的本分，上頭有命令叫打，就打，叫死就死去，服從是軍人的天職」。

謙恭，和平好似是一個書生。

「師長看最近的戰事將有如何開展呢？」

「我看日本鬼子已經沒勁了。援軍被我截着過不來，我看只有等着我們去

消滅他們了。」

「可以把這次卅師作戰的經過情形告訴一下嗎。」

「我拙口笨舌的說不好，還是請何參謀長說一下吧，他比我知道得更清楚詳細。」他笑着把我介紹給了三十多歲，瘦臉短鬚一個樣子很精明的人。

十一 何參謀按地圖縱談全盤戰局

「來，我對你講，這次戰爭的情況全在我的肚子裏。」（他配這樣說，他是廿六路軍的參謀長）樣子很恢諧，自然，話說出來一點也不動聲色，好似熟套文章一樣，花了不下半個鐘頭的工夫，用快板的話先作了一個「虛帽」個敵情。

「：敵得嶧縣後即故作鎮靜，」『這才入了正題，你好好的聽，』說完這句話他轉身跑到了裏屋裏去，取來一張老大的軍用地圖折疊着鋪在方桌子上，兩個人並肩坐着真個「紙上談兵」了。

「繼而敵又下了韓莊，利國驛，眼看不得了啦，廿六路一百一十一師，同着關軍便開到這方面來，大家議定先取嶧縣，好收復國防工事。于是，湯軍迂迴

大岡（嶧縣），繞敵後方，將卅一師的一旅也撥歸湯軍長指揮（約三千人），令卅一師之另一旅空城（台兒莊）向嶧縣前進，誘敵出城，以利湯軍攻其背，敵見我軍武器不夠現代化，乃以一部守韓莊，以瀨谷支隊的兩個聯隊配以重炮營，野炮團，工兵團，飛行隊，戰車隊，（敵一營即抵我一旅）起而應戰，我以誘敵深入之目的已達乃退回台兒莊，敵已一部衝進城內。李司令長官見情勢甚急乃派孫總司令率廿七師親身赴台兒莊指揮作戰。此外，卅師，百一十師，獨立四十四旅均固守原陣地。孫總司令到達時，台兒莊附近付莊如：三里莊，魚鱗，劉家湖（敵司令部所在他）均已入敵手。』他一面說着一面把地圖上的一些小黑點指給我看。因為坐北面南和他圖的方向恰相背，而且他的熟文章背得像流水一樣使得我的眼睛，耳朵，手，一時緊張萬分。這情形他大約有點察覺。道：『我們換一張五萬分之一的地圖吧，這張太不仔細，話，我可以稍

放慢一點。」

「這時，卅一師守南北站，運河，往南頂到黃林莊，廿七師沿彭村，滄浪廟前進，敵小部退却，我以不少的犧牲，一度攻克劉家湖，敵增援後，友又失去，後敵向我反攻，四十四旅乃增援至此，要知道，欲保衛台兒莊，三里莊勢在必取，四十四旅乃以全力渡河夜襲三里莊，死五六百人，敵不支退劉家湖，同時我廿七師已攻克孟莊，園上村，裴莊，邵莊。城內我軍聲勢也誠之大振。敵又增援，四十四旅放棄三里莊，犧牲很大。乃以一部守彭家湖，插花廟，防敵渡河，餘者退後方補充。我增援未至，敵又乘機猛攻，廿七師受壓退守原陣綫。李司令長官卅師開來增援，台兒莊城內我聲勢又大振，然而傷亡却很慘重。卅師一團入城，共商夜襲計：廿七師攻劉家湖等地，卅師師長帶一旅以四十四旅附之分襲南洛，三里莊，雖損失甚大，然均馬到功成。敵變戰略，增

援後改由鐵道右方猛攻，劉家湖，邵莊又失。在敵人劇烈炮火下四十四旅又退
出三里莊。因下級幹部幾乎死亡無存，乃開車輻山整理，同時作我炮兵的掩護
部隊，卅師傷亡甚重，就時出夜襲敵人（正面戰已感力量不足）。李司令長官
又增調一三九黃師一部到右翼，一部調運河築工事，此時台兒莊城內陷于極度
緊張中，孫總司令城內官兵與城共存亡，將生命依次填補以待時間。卅師又
夜襲頓壓開，以此地易于渡河，故給敵人以打擊。這時，我們的總隊部在東佛
房頭，各部隊多由此經過，敵偵察結果認我左翼空虛，乃以騎兵，飛機……
：，來犯，我三十九師于夜間開往岔河鎮，李司令長官又增調吳師前來（十三
師），與廿七師取得連絡。這時，從得到的敵軍官日記本看出來，敵認爲攻克
台兒莊是不易的了；敵人固然已遭重大打擊，然而我們也夠疲勞的了。我乃懸
賞，于廿七師中得敢死隊數百，由敵後方摸入城內，給他以不小的打擊。同時

卅一師與敵作惡戰，前後斃敵近萬。此時，敵以磯谷全師，坂垣一旅企圖渡運河，下沛縣，取徐州。不期遇我兩師（廿一師——李仙洲，歸湯司令指揮——新開到）受到了意外的打擊。

這時得到上峯的命令是這樣：令湯帶八個師與廿六路取得連絡，壓敵于台兒莊附近一鼓而殲滅之，敵此一時一部北面與關湯對峙，一部仍猛攻台兒莊，卅師吳團跑步增援，台兒莊又轉危爲安，然而城內敵我已春色平分。我又懸賞殺敵，由外圍解台兒莊的圍，原陣綫又得恢復。

湯部有電云六日十二時隊伍準到，結果未能如期趕來，因與敵作激烈之遭遇戰（湯軍勇敢善戰，南口之役早著功勳，此次血戰勝利之光榮，彼應分得很大的一份）。

我們又舉行總攻，卅一師池師長抱奮勇取三里莊，廿七師也出擊他處，卅

師在河北岸作遊擊戰，城內亦展開決死的巷戰，敵多伏廟內不敢出。一時圍上，三里莊，均經克復，同時，廿七師之一部助一三九師，廿一師友軍攻下多村，會師劉家湖，敵主力潰退火石埠，與第六師作劇戰，廿七師又夜襲火石埠，留一部分兵力于底閣，楊樓，作爲掩護，孫總司令……」

下文還沒有出口，池師長一步闖了進來『：大將軍駕到』，何參謀長把頭一抬，池將軍的笑口開了，他走近了桌子大聲嘶啞對我說：『這一點你要記下來呀，老百姓告訴我說『日本鬼捉住中國人，在胸口刺兩刀，看見你倒在地，他們便拍手仰天大笑起來！』』

『巧極了，正講你的神勇，：大將軍便駕臨了。』

屋裏的電話嚮起來，他進去發了老長的一套命令，回頭來啜一口冷茶潤了
一下嗓子。

「話拉得太長了，匆匆的來一個短簡的尾巴。」

「說到什麼地方了？」他摸一下腦袋。

「說到日本鬼：掩護退却呢。」

「唔，……孫總司令命卅師開高皇廟，金陵寺一帶，四十四旅接防台兒莊，卅一師因損夫慘重調後方補充整理。」

「過去的戰局大概的情況是這樣，再簡單的說一下目下的情狀：第六師（歸孫指揮）取郭莊，李莊，張師（張真）拿濠溝，卅師担任正面，一部已佔亂溝，丁壩。黃旅（八十九旅）已攻克天柱山，獐山之半，左翼的百一十師，誤以爲敵退臨沂，卽向之進擊，使敵得以主力單攻卅師，致天柱山等地得而又失。昨晚（十一號）又下令，命一部取亂溝，向王莊前進，一部力取獐山，在一次夜襲的劇戰後，又將前所失者奪回。」

「完結」。把地圖一拍他立起身來，我也感到一種被解放了的輕鬆。

太陽離地平綫只一竿高了，我們上了馬，緩緩任馬，優遊閒話，古道夕陽，晚風送到炮聲隆隆。陽光漸淡，黃昏已近，策馬疾馳，回到陳莊時，太陽剛剛站地。

十二 夕陽馬上聽士兵抗戰閒話

兩匹馬出了黃口村緩緩地走在古道上，馬蹄帶起來縷縷塵烟。左邊的大路上「車轆轆，馬蕭蕭」，向前方運送的輜重車和馬隊拉成老長的一行列。右邊，由西北插向東南的大道上有幾十抬傷兵運下來。

「先生你看，抬傷兵的全是老百姓，不是抓來的，全是他們甘心幹的。現在的老百姓也變了，全是幫着軍隊幹。日本鬼子的殺人，奸淫，放火，把他們逼得無有辦法。」我身後馬上的衛兵向我開了口。

「是的，前天在南站上我親眼看到抬着兩個傷兵從前綫上下來的老百姓，一個已是五六十歲的老年人了，緊得一頭汗，他比劃着形容日本兵怎樣殺中國

老百姓，屋子放上火。他對於躺在帆布裏的傷兵非常關心，問他渴不渴，痛得忍不住，他自己的飢渴却不放在心上。」我用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回答了他。

馬，趕上了走在我們前面的一個士兵，他身上斜背着一牀軍用毯，快步的走着。

「那裏去，老鄉？」衛兵問他。

「到××去有任務。」

在戰地上只要是一條戰綫上的人，很快的就可以做成朋友。我們開始說話來了，緊步的傍着我們的馬。

「鬼子的飛機這幾天來得稀了，也少了，不是以前，一來就是幾十架，聽說他和意大利訂了六個月的合同，日期滿了，人家把飛機收回去了。」

那位朋友很清楚底細似的說着。

「不但飛機少了，炸彈也少了。有時不下蛋，他媽的下起石頭，洋油筒來了。」「日本鬼子真沒種，沒有炸彈下洋筒」，怪不得編成了歌子。」衛兵很神氣的說。

「我們打了勝仗不論士兵同志們還是老百姓，氣都打起來了，指揮官也格外有精神了，聽說李司令長官又來前方來了，大座們都敢這樣拚，我們當弟兄的誰個不賣命呢，我看日本鬼子死的一天到了。」

「對！就受傷的弟兄們說，他們都恨不得立刻好了好再上前去！」

「拿現在這樣子和我們退出南京時一比，那差老了。那時多喪氣！唉！」

.....

這個士兵因為參加過淞滬南京之戰，所以說到那時的情況有深深感觸的表

情浮在臉上。

「中國這一次作戰準備的還太不夠啊；中國太不文明，機器人才太少了。」衛兵在馬上言論大發。

「可不是；聽說有一位耿什麼人發明了一種三面帶輪的戰車，李司令長官把他請了去，送到兵工廠裏去了。」「這事才不多幾個月」，話一停，用手巾揩了一下頭上的汗，又加上了下邊的一句。

「這倒沒聽見說，武器當然要得發明好的，可是能把兵練好，武器差點也一樣可以打勝仗。」

「這是真的；孫總司令，練兵就很認真，有些軍官學校的學生說他練兵太「死」了，兵太「活動」還能打仗嗎？」

「聽說八路軍開來了一師，是從甘寧，潼關開來的，八路軍聽說有六十

萬人，工人學生都有，他們很能幹，你看他駐札的地方很零散，可是，一個命令下去，立刻就可以集合好。」

「聽說廣西軍也開到了一部分呢，他們一共不下二十四萬人，還有女兵呢。」

十字路橫在我們的面前，那位朋友和我們分道了。我們看他叫一條長長的影子引着向東走去，提一下韁繩，我們帶起夕陽放開了馬蹄。

十三 三吊台兒莊

十三日，夜宿陳莊，與閻站長對燈談詩，不覺夜已深，讀無家別與前後出塞，我們當前的戰爭和劫後的戰場恰可以給他的詩做例證，然而意蘊却正相反。

夜裏，身子在當門的一張小牀上縮做一團，月光和着炮聲送到耳邊來。風冷得有點難耐。

次日十時，敵機四架轟炸我某村（在陳莊西北，只隔數里）炮兵陣地，高射炮連發均不中。與閻君緩步運河堤上，徘徊多時，時見抱子攜女之婦人倉惶向西走去。春地上一片片小草，野菜，像一塊塊綠色的補釘。

「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這兩個詩句狂的湧上了我的心頭。

我們從運河堤上走回來時，廿七師的于祕書已經坐在屋子裏了。老朋友似的說笑，不到一點鐘的工夫，我們已經變得「爛熟」了。他把一只地圖，黃師長的一張照片和親手的題句交给了我。他說，七十里路，馬子跑得我一身大汗，爲了送給你這份禮物。我們的師長以得不到與你一見爲憾。他很愛好文藝，這篇字是自作自寫的，小橙子做了書桌。」說着他用手拍着我的肩膀。

「我帶着照像機，台兒莊一走好嗎？——可是我照像的本領却很蹩腳。」

「好，三弔台兒莊去！」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跑着，唱着，三個人的影子在正午的太陽下閃動。

我和閻依着北站的飛機殘骸留了一個影子。

在台兒莊西門外大街南邊的一家飯舖裏會到了杜團長，孫營長。杜子台兒莊之役，在彭村，邵莊，打燬敵坦克車一輛，炮車四輛，裝甲車八輛。他帶一副黑色眼鏡，很英武。劉家橋，孟莊之戰，孫營長曾立過功勳。

『千萬人的聲音，高呼着反抗……』于永遠是在頭裏口裏高亢的歌聲把我們很興奮的引到了城『西北角』。

從『西北角』往東約十餘丈，一列麻袋填補了殘破的城垣。垣牆樹木，千瘡百孔，我們立在城頭的一支國旗旁邊，于又放聲高歌。城脚下，掣西到東洞穴有如蜂房，這是敵人做的掩護洞。有一個老婦人同着一個小孩子在地上檢拾子彈殼，皮背包，刺刀，破爛軍帽……沒有放過的炮彈，黃木把的手榴彈，睡在土裏，躺在地上，眼睛得時時往下瞅着走。

「這好得多了，敵人退出的第二天，一地死屍，溝裏的水全是紅的。」于說。

有十五坯黃土，在「西北角」下面的三角地上，一條水環繞着它們，土堆前插一道道木牌，上面標着黑字。健兒的英靈，這樣守護着這用血肉奪回的「西北角」！在這裏我們拍了一張照片。

一隻小小的羔羊偎依在一堵焦牆根下，默默的。用手去撫弄他也一聲不響。旁邊的水溝裏浮着一隻大死豬，一個大炮戰插了泥中，只露一個後腔根。我們立在日軍的墳前替它照像了。火化未銷的骨肉，一塊一塊的露在地面上，白綢藥包像銀元在陽光下發亮，我們從地下檢起了蒲克，和本半焦的日記本。打開第一頁，便是「天皇」的題字，第二頁是一副地圖，我們的東北四省也在上面。這個寇兵在河北，山西，曾打過多次仗，現在把小命喪在這兒了。

拿東北角的欄樓做背影，又攝了一張。

老百姓的耳朵是靈通的，知道我們打勝了仗，回來的人漸漸的多了。他們守着自己家室的焦土滾淚，歎氣，有的在灰燼中尋找他的舊物。

「官長，官長，怎麼辦呢，我們的房子全完了，院子裏躺着兩個死尸，還有好幾個大炸彈鑽進地裏去還沒嚮……」一位穿長衫的老先生立在一個破大門前向我們這麼問，要哭的樣子。

「死尸拖走好了，炸彈小心點，不要動它。我們邊說邊走着。

「先生，歇歇再走。」當我們跨過了一道攔住去路的麻袋堆，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先生立在北邊一戶商店的門前，怪熱氣的向着我們打招呼。

「好，停一停腳，吸上支烟。」

他忙着替我們擦洋火。

「先生，我告訴你們，這座麻袋就是個分界，以東日本兵佔着，以西是我們的軍隊。廿六號那天，敵人從大北門進來，佔了清真寺」。說着他用手向東邊的一片破碎的房子指點，可是一片焦土裏，誰能辯別出那是他所說的清真寺呢？

「我當日被困在這地方，兩面全是機關槍，走又走不了，子彈在頭頂上嗖的亂響。後來我便躲到老郝家去，卅一師的一位弟兄很好，叫我入了地洞。唉！這條長命差一點沒送上。」

「聽說李司令長官派公安局調查戶口，說是要賑濟老百姓，可有這回事嗎？」

「一定要賑濟的，你等候着。」我們給他心上安一個希望。在這大戰新過之後，有兩樁應當立刻做到，第一是賑濟災民，第二是防止瘟疫。

十四 告別司令長官

從台兒莊回到陳莊，一身大汗，洗淨了心身的抑鬱和疲憊。我決定徒步×埠去告別李司令長官，于闇要到×樓總司令部去，四點鐘我們一道出發。當一條岔道把他倆引向西南去時，大家心裏都有點沈重，彼此一步一招手，回頭目送着，直到望不見了影子。

南站的東門口，做了臨時的傷兵停留處。一張小桌子上擺着一些藥瓶子，棉花，藥布，幾個護士在為傷兵們敷藥，捆布，有的腿上受傷，有的頭部流血，有的躺在帆布牀上，一條軍用氈蓋住了全身。

在這裏很巧的碰上了林處長，他在為職務奔忙，軍帽的舌頭幾乎直向着

天，額上有豆大的汗珠。我在麥阡上等他，晚風又吹到了炮聲，這一定是我們在向嶧縣的頑敵進攻。

當我們上了汽車，黃昏的顏色已經是很濃的了，林處長親手駛着汽車上了崎嶇的古道，路難走，不熟，又是在晚上，它如炬的雙眼也不「識途」，多少次被歧路誘惑，走了老長一段又掉回頭來，有時，大家下車來憑手電的小亮看一看道上有沒有汽車的足跡。

到達目的地時已經九點了，對着燈光和司令長官夜談。

『戰地的生活有意思吧？』他笑着向我問。

『有意思極了，一切都是新鮮的，緊張的，健康的。』

『是的，我也是這樣感覺到，住在這一口小房裏，我吃的好，睡的穩，生活簡單而純樸……』

一位副官進來了，報告這村子裏的保甲長爲了對司令長官致敬意送了幾百個雞子，還有幾隻鴨幾隻鷄子。

「住在這裏已經給人家麻煩不少了，那好再這樣。」他很感不安的這麼說。

「村子裏的大人孩子都說司令長官指揮着軍伍把日本兵打退了，他們才得到安居在家裏，他們終天在我們的大門前徘徊，想看一看司令長官的樣子，這些東西不是保甲長個人送的，是全村的老百姓自動的湊起來的，不收下不大好，怕辜負了他們的一片好心。」

「收下吧，有什麼關係呢，收下禮品便是收下他們的心。」我看他難爲的不得了，便加了這幾句話。

「好，就收下吧，給他們回四十塊錢，就說給小孩子們買點糖果吃。」

副官退下去，我們的話又重新開始。

『看過台兒莊有什麼感想呢？』

『戰後的慘況是不須說了，我看賑濟災民防止瘟疫在目下是最需要即刻實行的兩件事情』。

『是呵，我已經叫動員委員會來人想辦法了，我想頂好發給他們糧食，因為發錢太不直接了，防止瘟疫我也想過，一座大城塞成了一片火燒場，臭氣薰天，在這節令裏真不得了！』

『可是台兒莊大約有多少住戶，多少人口？』

『總不下三千戶吧，人口怕至少在兩萬以上。』

『哦，這全是日本軍閥一個念頭所造成的罪惡呀，這麼多的人無處安身，沒有飯吃。——我已經令後方組織宣慰隊到這裏來做宣傳工作，給這些災

民還有傷兵一點精神上的安慰，這也是很重要的。」

『在台兒莊沒檢點戰利品回來做個紀念物嗎？』

『從死屍身上檢了一張女人的像片，』說着我從口袋裏取出了背面題着「昭和十三年二月二六日寫，當年十九歲春」的一張像片遞給了他，他把頭靠近了燈光在端詳她。

『多可憐的一個女子變成了小寡婦，日本軍閥爲了做侵略的迷夢，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其實日本的老百姓和中國的老百姓有什麼仇呢？我們從死屍的衣袋裏得了不少了情書，寫得溫柔纏綿，希望不再打仗好讓自己的丈夫回到家裏去團聚。已經說是不多寫了，然而下面又一氣接連上好幾頁。這封信你可以拿去找個名家翻譯出來放在你的書裏，叫世人看看日本的民衆是怎樣的痛恨着這次的戰爭呵。』

『這像片和那封情書，情況是一樣的。』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呵。』

他笑了，——笑裏夾着偉大的同情與憐憫。

我交給他隨便的一張信箋請他替我的小說寫幾句話，便告退了。

夜裏一個人頂着三間瓦房，「頂子牀」雖然是赤裸的，然而它故了我一夜的溫柔伴侶。

第二天一早司令長官叫了我去，把很長的一篇親筆題詞交給了我。字句，口氣都很合他的身分。

午飯後我向他辭別，他正和白將軍在一張方桌上批閱軍書。白將軍題了幾個字後我便走了門來。

還是林處長親開着汽車，這天狂風大作，塵土如注，當我們回到別來八日

的徐州城時，已經變成一個泥土的人了。

附錄一：紅血洗過的戰場

台兒莊，

紅血洗過的戰場，

一萬條健兒

在這裏作了回場。

x
x
x

他們的屍身

是金石的標符：

台兒莊

是中華民族的領土！

× × ×

在這裏，

我們揮發了震天的威力，

在這裏，

用血寫就了偉大的史詩，

在這裏，

事實洩盡了敵人的底，

在這裏，

我們殺退寇兵

在殘破的北域頭插上了國旗！

x
x
x
祝捷的歡呼

使全國瘋狂，

勝利的榮光

一萬丈長！

運河載起國魂遠走，

直到它駐足以北的北方。

台兒莊一片灰燼，

台兒莊的名子和時間爭長，

東風吹罷，

死灰裏萌出了新生的嫩芽。

四月十五日於徐州。

附錄二：臨沂殲敵

一 五十九軍官長談

這次從漢口到徐州的當日下午，在澡堂子裏碰上了五位軍官，一個個都是滿面塵垢，鬚鬚叢生。已經是仲春時節了，身上都還是冬天的那身老灰布棉軍裝，上面漆一層油垢，棉褲給膝蓋衝出了白絮。有四位呼呼的在舖位上橫着打鼾，有一個合着雙眼，在享受鋒銳的刀片給他面部清掃的爽快。

『老鄉你們是那一軍的？』我很唐突的一聲問話，把他的眼睛叫開了。

『我們是五十九軍的，才從火線上下來』，相同的『鄉音』使我們都感覺

有點親切。

「那幾位也是嗎？」我的眼光橫掃了一下在夢中的人們。

「是的，那個是于副旅長，那個是王副官，那個是王軍械處長，」他的頭掙開了理髮師的手，回轉過來在爲我一一指點。

「你們太辛苦了，看衣服這樣子！」

「說得上什麼辛苦呢，爲國家打仗是軍人的天職，」樣子像個書生，語聲低微而和平，柔絲一樣的。

「這次臨沂的血戰，你們的功勞是比不上的！」

「功勞說不上，可是叫日本鬼子碰了個硬釘子！第一次血戰打了他個落花流水，後來他乘我們調往費縣時，想趁機取臨沂，那有那樣容易的事呢，我們中途折回來又殺了他幾千，我們也死傷的不在少數。我們已經是轉戰八九個

月，光路跑了也有幾千里了，可是弟兄們始終不懈怠，我們和日本兵打氣來上了。在前綫上他們就這樣喊：「殺盡三十八師的兵！活捉一個兩千元！」」

「呼喊就能聽到嗎？他們也能說中國話嗎？」

「你以為離多遠，就只一箭之地，有時就面對面呢！他們中間也雜着偽滿軍，日本的中國通也不少呢。」

「他們這次本是在湯頭鎮，意堂集，愛山，掩護增援台兒莊的。有板垣師團，廿（？）師團的一三聯隊，此外還一個作板（少將）支隊。這些隊伍有的我們早已會過，硬是硬的，然而拿血肉去拚，他們却有點拚不過呢。」話音始終保持着平衡，細水長流的。

「對這次血戰有什麼感想嗎？」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想，不過有幾點小事我可以說說。我們的士兵趣殺趣

勇，他們却趣打趣愁，有的換上便衣就跑。有一個大尉，他是第三次被征來中國的，正在一株大樹上預備上吊，被我們活捉了。要知道，現在想俘虜幾個人是不容易的，甯願戰死，自戕，都不肯投降或做俘虜，我們是這樣，他們也是這這。想起以前內戰時，一下子就幾千幾百的俘虜好似成了笑話。」

『這次的勝利，老百姓的助力很大。他們幫着做了許多的事情。這是對的，軍民合作才能打勝仗呢。同時也還有幾點值得注意的事情：第一是士兵的教育問題，沒有好的精神訓練是不能成爲鐵的隊伍的。再者，我們覺得傷兵太可憐，藥很少，看他們那樣子，叫真人心痛！』

『旅長也得上火綫嗎？』

『不比內戰的時候了；不用說旅長就是師長軍長也得上前綫，有時還得跑到士兵的前頭！』

『最近還要回前方去嗎？』

『我們到後方來有點任務，不久就要回前方去。』

『我等待着聽你們大捷的消息，再會！』我告別了這五位戰士。

二 追述臨沂大血戰

臨沂兩次血戰，開了津浦北綫勝利的先聲。當時在潢川聽白崇禧將軍講話，其中有這樣幾句：「張自忠軍長打了兩個大勝仗，殺敵不下六七千，我們知道他一定會打勝仗的！」這話當時聽起來就覺得有無限的意味所以格外覺得高興。

這次臨沂大勝利，是張龐合力的傑作，而張軍奮勇殲敵的精神更叫人崇

敬。現在，敵人已在津浦此綫大增重兵，第二次的惡戰已經開始了，在這樣情況下來追述第一次血戰的經過，更有着深長的意味。

首先，我們應當先把當時敵我雙方的陣勢和兵力作個說明。敵方的是坂垣師團還雜着幾個別的聯隊，支隊，主力部隊所在地是相公莊一帶。我們龐軍團的陣他在沂何東岸的桃園一帶。五十九軍的陣他在河西岸諸葛古城，茶葉山，河灣等處。當時我們計劃十四號向敵總攻，卅八師渡沂河迂迴相公莊，助龐軍作有力的攻擊，同時百八十師渡河迂迴後方斷敵後路以期將五千頑敵一鼓而殲。

出人意外，十三日的下午，敵突从距臨沂不遠的餘村開始向我龐軍進攻。猛烈的炮火，把我們的龐軍壓迫到城垣的近郊來。次日拂曉我軍即聯合作猛烈的反攻，龐軍首先接觸，卅八師的正規軍和便衣隊也在敵人嚴密的戒備下偷渡

或強渡過沂河佔領了徐家太平等處即向亭子頭的敵人猛攻，在一度激戰後雖將該村佔領但敵人仍據碉堡領抗，張家屯鮮家解諸村，亦由百八十師由船流等處渡河後先後收復。石家屯高地也被我一個小部隊佔領了。這時候，敵我在各個中形成了混戰的狀態。

敵人見情勢不佳，即將南下步隊調回增援，坦克車，大炮，飛機，裝甲車，配合起來向我們東轟炸，衝擊。我們的血肉，我們抗戰高漲的情緒，終於在火光中，在槍林炮雨裏支撐了一個整整的夜晚，而把敵兵殺死在地上，精良的武器作了我們的戰利品，

十五日，敵以新由莒縣增調來的部隊向我茶葉山進攻。茶葉山高出地面二百八十公尺，為沂水西岸軍事上必爭的地方，我早已有重兵配置在那裏。飛機成隊的向我陳地轟炸，坦克車向我猛衝，步兵在炮火掩護下衝殺前來，一時陣

地全毀，尸體遍地，血戰整日，我不得不忍痛放棄了茶葉山！我又增調生力軍于敵喘息未定之時，以紅血白肉奪回了這個高地。敵人敗績之後，開始向附近村落進攻，以期將茶葉山困在核心，使我軍得突圍。在這種情況之下，劉家湖崖頭被敵攻陷，我增援反攻，劉家湖失而復得者四次，崖頭失而復得者三次。肉搏衝鋒，浴血苦戰，尸如山積，血流成渠，勝利終于歸了我們。計前後得了敵人的大炮三門，裝甲車一輛，坦克車二輛，機關槍數十挺，自動步槍幾十支，五千敵兵死在了我們的槍下。

張軍目下又在臨沂和寇軍開始第三次的血戰了。這次的決戰關係更重大，希望張軍以第一、二次作戰的精神爭取第三次更大的勝利！

四月十五日寫起，二十一日完成，津浦北段

第二次時大戰伊始，徐州可聞砲聲。